

# 胸藏丘壑天地寬

雲 德

前幾日，有個熱門行業風頭正盛的朋友突然辭職，驚問其故，僅因業務研討時講了些與上級不合拍的意見，雖事後證明言之成理，卻也從此屢受刁難，無奈之下只得選擇逃離。詫異之餘，舉目四顧，始覺此事或非個案。豈不見，職場已慣於惟上級馬首是瞻、眾皆唯唯；各類大佬時常一言九鼎、目無餘子；朋友圈任何善意批評，多會引來激烈回應；鄰里間稍有摩擦，立馬老死不相往來；網絡戾氣尤盛，一言不合即刻開罵。不免生出幾分困惑：搞不懂一些人際關係何以至此？人們的胸懷與氣量哪裏去了？

反覆思忖，覺得做人還真的不能缺乏容人的度量。因為人生在世，小到日常生活，大到成就一番事業，總少不了與他人合作。如果沒有家人和周邊同事的幫襯與托舉，縱有縱之才，必也一事無成。但凡以智慧出場的協作，所有溝通磋商、集思廣益的過程，永遠都不會離開彼此的理解、包容、謙讓與互補。而理解、包容、謙讓與互補的前提，概出自共事者的氣量與襟懷。人際交往中分歧與矛盾在所難免，若事事錙銖必較、處處針鋒相對，只能自我孤立，將身邊人推向對立面；唯有胸藏丘壑、釋懷意氣，方能容下天地、容下萬物，容下所有與自己意趣相投甚至相異之人，依此聚攏相向而行的強

大能量。假若沒有寬廣的胸懷和容人的雅量，沒有志同道合的僚和衷共濟與坦誠協作，再宏大的抱負也會變成一紙幻影，根本無法落到實處。

胸懷這東西說來玄乎，實際上不過就是某個重要時刻做出的判斷與行為，而這些看似不經意的舉止，有時甚至可能影響到一段歷史的進程。春秋時期，蘭相如因完璧歸趙和渾池會盟之功而拜為上卿，位列廉頗之上。自恃戰功赫赫的廉將軍不甘其後，揚言「我見相如，必辱之」。換了別人，要麼硬碰硬對着幹，要麼在背後使絆子。而相如聞之，或每朝稱病，或出門見廉頗輒引車避匿。門客以為恥，請辭。相如道：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，徒以吾兩人故。若兩虎相鬥，勢不俱生，故而有先國家而後私仇也。這番話傳到廉頗耳裏，廉頗羞愧難當，光着膀子背起荊條上門請罪，二人從此結成生死之交。這「負荊請罪」的故事之所以動人，似不在忍讓與認錯本身，而在二者皆能把個人榮辱置於國家安危之下的博大胸懷，在於變一己之私為社稷之公、以將相之和鑄就國之強盛。那時節還有個齊桓公，在未做國君前，曾差一點被管仲射死。登基後，鮑叔牙向他力薦管仲，認為自己在寬惠安民、治理國家、講究忠信、制定禮儀、指揮戰爭方面皆不如管仲。桓公慨然拋卻

私怨、不計前嫌，重用管仲。結果九合諸侯、一匡天下，讓齊國成為春秋首霸。

當然，這類靠胸懷改寫歷史的案例畢竟稀缺，更多還是某些歷史人物容人的雅量和唯才是舉的遠見。曾國藩初升二品大員時仍乘四品藍轎出行，因礙人行路，被一位三品官員的隨從拖出掌摑。當對方知其身份嚇得跪地求饒時，曾國藩竟不顧羞辱，笑着將其扶起，歉意自己不該擋道。他曾有名言：「人不如我意，是我無量；我不如人意，是我無德」，堪稱其心胸開闊的最佳註腳。這在與左宗棠的關係上可得到充分印證。左氏恃才傲物，多次公開嘲笑他「才短」「偽道學」。曾國藩不以為忤，更沒反目成仇。左宗棠有難時，照樣營救、保舉，從不為難。左氏西征新疆，雖不合其意，但仍傾力調撥糧餉，全方位給以支援。他在家書中這樣寫道：「余於左、李二人，不特不求人諒解，亦並不求其自家心服也。我但求盡其在我而已。」正是這種超出常人的胸懷與忍耐，才是他聲名鵲起、獨撐危局，雖功高震主且得以善終的最大本錢。

人生如行路，古今皆同理。如果說眼界可以確定前進的方向，那麼，胸懷則決定着遠行的距離。古往今來，所有成就大事者，從未見器量狹小、胸襟淺陋之輩。凡是胸懷狹隘

者，必定源於私欲與短視，他們因於眼前得失，故而斤斤計較；囿於個人好惡，故而排斥異己；執着一己榮辱，故而妒賢嫉能，這些人眼中只有雞毛蒜皮的瑣事，畢生深陷在情緒與恩怨的沼澤裏，永遠無法成就大事。而胸懷寬廣之人，心中藏丘壑，眼裏有遠方，不為瑣事煩惱，不被私怨牽絆，故而，於己能看淡一時的榮辱得失，不計一地的成敗輸贏；對外能接納世間萬物的差異，認可他人的情趣與活法，包容他人的缺陷與不足，所以他們無論走到哪裏，都能頂天立地，在所屬領域斬獲獨屬自我的驕人業績。

面對節律急促、競爭激烈的當下世界，人們若困於一己得失，惑於

片刻榮辱，將有限的生命耗費於無限的計較與爭鬥當中，豈不愈益加劇生存的壓力和競爭的殘酷。倒不如轉變思路、拋開執念，秉坦蕩之心胸、釋過往之糾葛，棄眼前之偏見、容他人之短長，與身邊同事乃至競爭對手抱團取暖、精誠合作，說不定還能在風雨飄搖的慘烈競爭中開闢一方新的天地，達成某種共贏的意外功效。當然，這心胸肯定不是無原則的調和忍讓，亦非空泛的豁達說辭，而是洞悉世事利弊後的淡定，是接納眾生差異的包容，當然更是一種立足長遠、兼容並蓄的人生智慧與力量。先賢所謂「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何嘗不是這般道理？！



◀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拍攝的濃積雲。新華社

## 夏間圖

麥收過後，不再有大規模的農事，鄉村進入夏間。

午後，知了在樹上喊熱，狗在檐下吐舌頭，幾乎整村的大人都在睡午覺。白天比深夜還靜。偶爾街上響起水棍的叫賣聲，夢囈似的，聽得人恍惚。啞啞嘴，翻個身，又沉沉睡去。也有人醒來，肩上披塊濕毛巾，手搭涼棚，循着吆喝的方向望去，還沒想到底買不買。



人生在線 姚文冬

孩子們都在水裏。河灣像下滿餃子的大鍋。水性好的孩子，舒展成青蛙的姿態，在水面漂着；只會狗刨的，雙腳撲騰起老高的水花。我連狗刨也不會，只好扎猛子，憋足一口氣，也能游出去好幾米。聰明的小孩子，將蛇皮袋子裝滿水草，臥在上面用雙手撥水。水草易招水蛭，沒過多久，就紛紛爬上岸，相互檢視身上有無吸血的水蛭。啪一巴掌，被拍落的水蛭掉在沙土上，燙得翻來捲去。

夜晚的街頭，隔不遠一堆人，坐着馬扎、蒲團，或躺在涼席上，手搖芭蕉扇。放眼望去，彎曲的街道彷彿黝黑的長城，人堆恰似一座座烽火台——凡有人聚集處，必有一堆煙火。那是燃着的麥秸，覆上了青草、蓖麻葉子，嘔出的煙霧，讓蚊子落荒而逃。瘋了一天的孩子，安靜地枕在大人腿上，聽老人講鄉村往事。有點文化的人講《聊齋》，也不是原汁原味，故意摻了嚇唬孩子的內容。孩子的手緊緊箍住大人的胳膊，不敢獨自回屋睡覺，就在大人懷裏或涼席上瞌睡起來。有人把睡着的孩子抱回家，放進蚊帳，又急匆匆回來繼續乘涼。

「風下來了。」有人停止搖動蒲扇，「涼快了，該回屋睡覺了。」人們紛紛起身，打着哈欠回屋。有的乾脆踩着梯子爬上房頂，與眨眼的星星對視。高處不勝涼爽。

與冬間不同，夏間並不純粹，因為還有不少零活，譬如花生薅草、玉米施肥、稻田澆水。這些活兒也不輕鬆，但不是搶收搶種，不趕農時，時間相對自由，自己說了算。心不累就不覺得累。因而，清晨四五點，便能見到有人在地裏除草。踩着露水去，頂着朝陽回，然後歇一整天。也有人專在中午的烈日下勞作，此時鏟掉的雜草，很快就被太陽曬死，不會起死回生。這是真正的「鋤禾日當午」。

夏間的時光，這些佛系的畫面，年復一年，繪在曠野與村落。很多年過去了。如今的鄉村，早已與閒字無緣，農閒被打工、經商佔據，似乎比城裏還「捲」。記憶裏的夏間圖，和空心的村落一樣，筆墨流失，空白一片。想不到，那曾被炎熱包裹的夏間，竟成了一种奢侈的涼。



文化什錦 王環

有一種植物，不知從何時何地何人開始稱其為「水性楊花」，因此名聲大噪，很多人特為這個名趕去雲南瀘沽湖，只為一睹芳容。一直以來大家口裏一講到「水性楊花」，幾乎必定是那個比喻式成語，且講的時候必定有指向性帶着個人情緒，必定是貶義。這詞最早出處也着實滿含負面意思，見於明代《永樂大典》收錄的宋元南戲《小孫屠》，講清官包拯判案的，裏面有句戲詞「你休得假惺惺；楊花水性無憑準」；後來在清代名著《紅樓夢》裏再次出現，直指「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」。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更含糊，釋義：水性楊花，意思是像流水那樣易變，像楊花那樣輕飄，比喻在感情上不專一。

現在忽然「水性楊花」就有了具體實物，有模有樣了，大家必定充滿好奇，它到底是啥。

其實這種植物並不是新物種，學名叫海菜花，中國特有，野生種群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植物，尤其波葉海菜花是雲南瀘沽湖的獨有品種，珍稀近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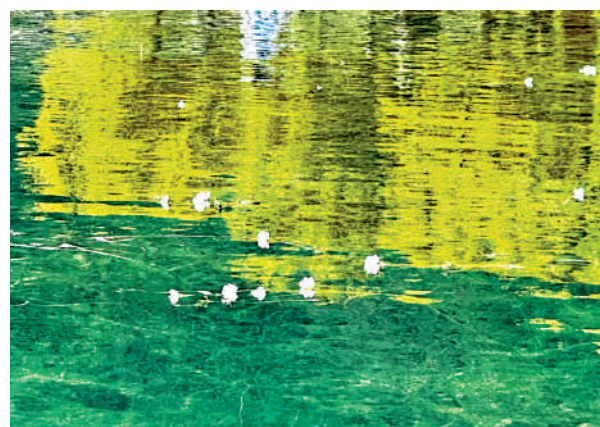
海菜花通體是實，可食，可藥，可賞。其花和嫩莖可作當季水生蔬菜，爽滑清香，味若海苔，涼拌、放湯、清炒皆入譜，還能做成零食；其整個植株不論鮮用或曬乾，均有清熱、止咳、利尿、消腫之藥效，是當地原住民常用的民間偏方，邊吃邊就能治病。

尤其作為觀賞，每年春夏季，湖上漂滿它的清顏。夏季最旺，花朵雖小但集結成片在湛藍的湖面點綴鋪排；湖水

## 美麗的海菜花

本只有安靜，被它們小精靈般這麼波靈波靈一閃爍，讓人看着看着心不自覺也跟着波靈波靈，暖暖漾漾起來。它們僅三葉嬌嫩花瓣，雪白晶瑩薄若絲綢，隱隱透出裏面鵝黃色花蕊；每朵各自隨性地攀結在水面長長短短的鬚莖上，串成串，匯成群。鬚莖則像臍帶，一頭連着水下的母體，一頭給水面的花兒提供附着溫床傳輸充足養分。海帶狀葉子全部隱身浸泡在水裏，悄悄完成着屬於它們自己的輪迴，周而復始；極通透的湖水使葉脈在水下清晰可辨，春夏莖粗葉茂，肥厚油綠，秋冬莖漸萎靡葉漸焦黃，進入為孕育下一次盛開作準備的休眠期。根系面上根本看不見，不過單看碩大的植株雖始終在隨着水流飄搖但絕不會被搖走，足可見根基有多靠譜，必是粗壯深厚直扎水底。朵朵小白花有了這些根莖的牢牢牽結，便與楊花、流水有了本質區別，它們更像風箏，看似輕浮在水面飄飄搖搖，卻並不會輕易被裹挾漂走。

即便是比喻人的「水性楊花」，在輕飄易變品行下，也藏着一顆屬於自己的專一，只是唯專一於自己所需所求罷了。植



物的「水性楊花」所需所求似乎更高潔些，須得在水深四米左右的深水區域，須得達到I類標準水質，水體須得有一定溫暖度；這些自帶的嬌貴體質，注定了族群的難擴散難定殖，一旦生存水體不符合要求，輕則絕然拋棄，另覓更合適的環境，重則絕跡滅失，如潔身自好又不卑不屈的剛烈女子；「水性楊花」雖長於湖泊、池澤，但不是隨便什麼河湖就可以扎根；雖無時無刻不在隨水波漂游，但終究有自己原則，絕不會順流逐入污濁之地，更無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，「苟無成，毋寧死。」

據說早前在中國雲貴川及兩廣地區，這種花還屬普遍多見，很多人猶記得昆明滇池裏曾大面積盛開過。約於半世紀前，「水性楊花」忽然大眾視線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究其原因，概因它們對水污染的極高敏感度、和天然水質試金石屬性，像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圍湖造田、污水直排、放養外來魚種、毀滅性挖掘等結構件反自然的不友好行徑，最終讓原本很家常的野菜野花變成了稀缺珍貴物種。

好在相關省份及時出台條例重點加以保護，經過近二十年整治努力，「水性楊花」又回來了。科學界把它當作一項重要監測指標，有它在水質便達到地表水環境品質最高級別I類，就可直飲。我在「水性楊花」旁邊掬捧湖水嘗了嘗，無色無味不涼不熱。

現如今的「水性楊花」已是夏天瀘沽湖的靈魂；瀘沽湖的水性楊花——已約定俗成為特指專屬名稱，毋須再用引號。

◀作為植物的「水性楊花」是珍稀物種。作者攝

## 波切利：從踢球到唱歌



自由談 陳安

這幾天若在街上遇到足球迷，我定會感到汗顏，因為我完全不像他們那樣興奮、激動，甚或癡狂。由美加墨三國主辦的第二十三屆世界盃足球賽已經開幕，但連紐約的賽場在哪裏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更不會去的，但最後決賽的電視實況轉播，我不會放過。

引起我關注這屆世界盃賽的是在墨西哥城的開幕式，因為安德烈·波切利在開幕式上演唱了此屆比賽的主題曲《不僅是一場比賽》(DNA: More Than a Game)。他滿懷深情，用他清新、明亮、悅耳的嗓音唱出了足球健兒們的豪情壯志：「我們不是廢料，我們一起站在這裏，把旗幟揮向天穹；我們沒有壓力，我們把球踢到星空，火焰燃燒在胸中。」

波切利是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，二〇二〇歐洲國家盃和二〇二六年冬奧會開幕式上，也都由他引吭高歌。他是個體育愛好者，他說「足球始終活躍在我的生活中」，也就更樂意為世界盃賽高歌，而世人或許不知的是，他的雙目失明恰恰是足球鬧的禍。他生於意大利中北部一個小村莊的農

場，葡萄園和橄欖園是他家的經濟來源。他原有一雙漂亮的藍眼睛，但患有先天性青光眼。小時候特別喜愛踢足球，十二歲那年，一次比賽中當守門員，眼睛被球擊中，造成腦出血，醫生竭力挽救他的視力，可惜還是成了終身盲人。

少年人成了殘疾者，這種痛苦不言而喻。幸好他天生愛音樂，六歲就開始學彈鋼琴，後來又學多種樂器。音樂之聲使他失明後的沮喪心情逐漸平靜下來，尤其是他的美妙嗓子——天籟之音更是他心靈的最好慰藉。他的母親回憶說：「起初他情緒低落，很難安慰他，後來我高興地見他學盲文，學盲文樂譜，彈琴，唱歌，發現音樂真能幫助他從痛苦中解脫出來。」

有一年，他被搖滾歌星祖切羅發現，並把他推薦給帕瓦羅蒂。一九九二年，三十四歲的波切利為祖切羅寫給帕瓦羅蒂的二重唱《求主憐憫》錄製試音帶，並加入次年的歐洲巡演，波切利逐漸名揚四海。

有趣的是，帕瓦羅蒂年輕時想當的可不是歌唱家，而是職業足球隊員，成了歌王後

自然也樂意為世界盃賽唱歌：一九九〇年在意大利世界盃開幕式上演唱普契尼歌劇《圖蘭朵》的經典詠嘆調《今夜無人入睡》；一九九四年美國世界盃，他與多明戈、卡雷拉斯（即「世界三大男高音」）在洛杉磯決賽之夜的三重唱唱得回腸盪氣，震撼人心。

美國黑人羅伯遜年輕時是個出色的橄欖球運動員，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法學，畢業後當了律師，最後走上音樂會舞台，成了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。波切利走的也是這條路——在比薩大學學法律，畢業後當了法庭指派律師，但一年後，法律書即被樂譜所取代，他改去鋼琴酒吧表演，去參加各次聲樂比賽，結果是頻頻得獎，人們對他的歌聲讚不絕口：「波切利的嗓音是世界上最美的」，「我一聽安德烈唱歌就會掉眼淚」，「他把他的整個心都唱進了歌裏」。

波切利因失明痛苦，因歌聲得到快樂，也給世界帶來快樂。不過，筆者在此更想說的是，他快樂，但仍時有傷痛。貝多芬用痛苦給自己和世界帶來歡樂，卻仍因耳聾聽不

見自己的音樂而飲恨，波切利聽得見自己的歌聲，但因身體疲憊、心靈受傷而悽惻。我見他的回憶錄這樣寫道：

「今夜我又得唱，所以我仍得整天地在這裏，關在這個不知名的旅館房間裏，不跟任何人交談，以保證我的嗓音完全和諧，可其實是因為我感到疲勞，這才是較好的休息方式。我累了，因為不停地奔波旅行；累了，因為樂評、合約、博奕；累了，因為那些報紙想怎麼說我就怎麼說我，不管會給我帶來什麼麻煩；累了，因為有些批評家用仇恨的炮火轟擊我的成功。但事實總是事實，我就這樣思考自己的命運。沒有人可以想像，在這個孤寂的旅館房間裏，對我來說，那縈繞在我心頭的寂靜的音樂之聲是多麼親切。」

波切利的這些話使我們知悉，音樂家們有快樂，也有痛苦，而痛苦的最佳安慰劑就是音樂，就是歌曲，即使在寂靜中，琴聲也在蕩漾，歌聲也在蕩漾，這位盲人歌唱藝術家的回憶錄也因此題為《寂靜的音樂》(The Music of Silence)。